

求闕齋讀書錄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下

左傳

隱五年 宋人使來告命 九年宋不告命告命猶今言告急也奔命似亦有危急而奔救也成七年一歲七奔命叔父有憾于寡人 舊事有不能釋然者謂之憾非怨也李廣傳將軍自念有憾者乎亦非悔也

隱六年 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 從猶將也行也

隱十一年 傳於許 謂兵薄於城下也宣十二年遂傳於蕭

襄六年傳於堞襄九年聞師將傳襄二十五年傳諸其軍義皆同又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毛將安傳及傳藥於脂傳毒於矢之類

桓三年 公子則下卿送之 公所生女亦稱公子昭三年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其公子卽公女也謂以己女更公女嫁晉乃以公子別嫁於人昭二十七年子重之子曰重重亦魯公子慙之女也

桓十二年 覆諸山下 覆謂設伏兵隱十年爲三覆以待之邲之戰師七覆於敖前成三年使東鄙覆諸鄢

莊八年 公問不至杜注問命也 問卽音問也三國志有定

問外問王基傳有凶問

莊三十二年 見孟任從之闕注闕不從公也 今律曰調姦不從又按史記西南夷傳謂道不通曰闕

僖七年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注總領也 此總字猶今用率字持字

僖十五年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眾此爰字有換字之義三國志陸瑁傳少爰居會稽鍾離牧傳同郡徐原爰居永興

僖十九年 欲以屬東夷 此屬字有聯屬懷來之意下文以屬諸侯哀十三年屬徒五千哀十四年屬徒攻闔與大門哀二

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皆同

僖二十二年 鼓儼可也 此儼字有孱弱不整之意

文二年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庭亦以廢爲置

文四年 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 後文諸侯朝正於王注朝而受政敎也又書無逸惟正之共正亦與政通
文六年 陳之藝極注藝準也傳曰貢之無藝 藝謂貢事皆有定則也昭十三年藝貢事昭十六年而共無藝義同
宣二年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注前進而及於屋溜也 溜卽

中霤

宣四年 沃輶及鼓跗注沃過也輶車輶跗所以架鼓 沃輶猶貫革之貫穿過也周禮有足鼓足亦跗也

宣十二年 略基趾注略度也 昭二十五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成二年 匱盟也 猶云力竭而請盟也

成九年 使稅之注稅解也 稅駕之稅亦解也

成十三年 略其武夫注略取也 按今刑律有略賣亦強取之也襄四年季孫曰略注不以直取爲略

成十六年 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注承貯也 今通用盛字襄二十五年承飲而進獻昭十三年子產爭承注承貢賦

之次

成十八年 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注披分也 昭五年

又披其邑注披析也史記披其枝者傷其心

襄九年 使華閱討右官注討治也 誅責曰討修治亦曰討

襄十三年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此農字猶厚也呂刑農殖

嘉穀亦厚也

襄十四年 今官之師旅 此師旅猶曰徒眾非軍旅也襄二

十五年百官之政長師旅

襄十七年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殺吳乃華臣所使幽

妻索璧則六賊所自爲也故曰遂

襄二十二年 寡君悉其土實 二十八年則以其內實遷於
盧蒲癸氏三十一年則君之府實也義皆同二十五年豈爲其
口實注口實祿養也

襄二十三年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注貳廣公副車也 宣十
二年楚子爲乘廣廣隊不能進襄二十四年使御廣車而行注
皆云兵車也廣爲兵車故貳廣爲副車

襄二十五年 并衍沃 釋文下平曰衍有流曰沃國藩按取
其田而井之也

襄二十五年 朱也當御 當御猶今言值班

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 史記太后兒子畜之弟畜灌夫

襄二十七年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 春
秋時大夫有私朝襄二十八年慶氏國遷朝焉三十年伯有氏
朝至未已

僕賃於野 僕賃猶今俗言傭趁也

襄二十九年 處而不底 底滯也猶沈滯拘泥也昭元年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昭元年 弗去懼選注選數也 數責也詩不可選也

邑姜方震太叔注懷胎爲震 生民詩載震載夙昭三十二年
始震而卜爾雅釋詁娠動也注娠猶震也

昭三年 辱收寡人 接收恤也存也撫而有之也史記多用

敬字

昭七年 若屬有疆場之言 按屬謂值其時也昭十六年屬有讒人交鬪其閒史記屈賈傳屬草稿未定

昭十二年 惟禁於感 按此感字與憾字同謂惟於禁不能釋然也

朝有著位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昭十二年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也十六年已有著位

昭十八年 弗良及也 猶今諺云不得好好看見

昭二十五年 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外姊猶今俗云表姊也成十一年有外弟外妹謂同母異父者也漢

高祖有外婦謂私通者也

昭伯問家故焉盡對注故事也 按文王世子有國故儒林傳有掌故

昭二十六年 將亢子 下文曰母乃亢諸又曰何敢亢之此亢字與禦字同與抗字相近

昭二十九年 官宿其業注宿猶安也 宿猶久也 定八年 桓子咋謂林楚曰注咋暫也 咋猶乍也

定十二年 與其素厲甯爲無勇注素空也厲猛也 謂無實而空猛也猶無功而爵曰素封無能而祿曰素餐此素字與乾字白字同意

哀元年 如子西之素 此素字猶云計畫素定也宣十一年
不愆於素

哀九年 吳子使來倣師 此倣字猶禮經戒賓之戒

哀十七年 太子又使榑之 此榑字猶今京師諺語軋也譖
訴也詩大夫是榑晷榑靡共亦有傾軋之意

國語

魯語上 越哉臧孫之爲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
要也 按越過也言臧孫祀爰居過乎禮法之外也

吳語 天王豈辱裁之韋注豈能辱意裁制之 按豈字語意
猶云儻也漢書丙吉傳豈宜尊顯亦猶儻也

穀梁傳

文十八年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
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緩帶優游之意也 按國君
取女九人欲以廣嗣也故夫人之於姪娣媵妾皆誼屬一體一
人有子三人緩帶云者言眾人皆歡暘而優游不獨生子者一
人私喜也宣公但知奉其所生之母敬嬴而不知奉夫人姜氏
使姜氏大歸則與三人緩帶之義相悖故春秋譏之緩帶二字
猶云開襟歡暘云爾陶淵明雜詩云緩帶盡歡娛正得其解三
國志諸葛亮傳云遂解帶寫誠深相結納示開襟歡暘之意推
此以觀凡言襟抱歡暘皆可稱曰緩帶而方望溪氏文集有曰

夫人急緩帶之思若以緩帶專爲夫人望妾媵生子之稱如隱語然亦爲誤也方氏於修詞號爲潔淨而此等猶爲未諦斯亦好藻飾者之過也

爾雅

釋詁 擊固也 下又云擊厚也國藩按擊者堅持安重之意堅持卽固也安重卽厚也莊子徐無鬼擊好惡謂堅持其好惡使不妄發也說文引詩曰赤烏擊擊謂安重也

屈聚也 注引詩云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牧也收斂得此聚眾國藩按法言漢絀羣才羣才絀羣力絀字亦與此屈字同義謂收聚人之才力而爲我用也

痛病也 邵晉涵曰漢書注引韓詩云熏胥以痛痛病也通作鋪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國藩謂淮夷來鋪之鋪訓病毛傳本不甚諦此引以爲痛通作鋪亦未當也

戮病也 邵晉涵云戮以恥辱爲病鄭注秋官掌戮云戮猶辱也左傳文十年傳云國君不可戮也國藩按莊子山木栗林虺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戮亦辱也

恙憂也 邵晉涵云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國藩按公孫宏傳亦云何恙不已

稅舍也 左傳成九年鐘儀南冠而縶晉侯使稅之杜注稅解也卽舍也之意郭引召伯所稅國藩疑其與舍字微有不合

歷傳也注傳近 按此歷字當讀如離麗也之麗凡人所經歷之迹猶附麗也猶傳著也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傳藥於膚傳毒於矢之類左傳毛將安傳謂毛當附著於皮也兵薄於城下曰傳亦謂軍士附著於城身也左傳隱十一年傳於許僖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宣十二年遂傳於蕭襄六年傳於堞皆是也郭氏訓近得之邵氏微有不合襄九年聞師將傳聞師將近城也在存也 邵晉涵引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注在存也國藩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在存問也釋言 怒飢也 怒以思爲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屢亂者與

釋宮 栱謂之闕 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爲門蒨何也
答曰按爾雅栱謂之闕郭景純注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蒨是栱
聲之轉耳字宜爲栱而作切音國藩按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
冒注切門限也切當是栱之假借字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櫺以爲固也 按門
持樞之木持上樞者卽梁持下樞者卽闕也若達於北櫺則樞
長矣今上樞之梁長或如此

堦謂之站在堂隅 按站有二明堂位崇站康圭論語有反站
此站皆築土爲小方臺以庋物也若堂角之站則初無上臺但
有其名耳

鐫謂之朽 說方鐫鐵朽也或作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櫟孟
子毀瓦畫墁王肅注論語朽墁也國藩按鐫本涂牆之器而涂
之亦曰鐫有用鐵者有用木者故或從金或從木或從土異同
字也

櫟在牆者謂之櫟 內則疏云植曰櫟橫曰施國藩按植非立
於地也但著於牆壁耳吾鄉俗曰釘子可以挂衣

植謂之傳注戶持鑲植也 按鍵門持鑲之木有橫鍵者有直
鍵者此曰植蓋直不也

宋廂謂之梁 韓文大木爲宋本此國藩按梁施於南此兩楹
之上堂之東西凡兩梁四楹

闕謂之族注柱上構也 按侏儒短柱之上或施方木如版或

施直木如笄上以承棟如花房之有蒂所以斟酌厚薄之閒也

栳謂之棗注卽櫨也 說文櫨柱上柎也國藩按說文以櫨爲

柱上之柎則與櫨樁等字相同郭氏謂栳卽櫨也則是短柱而

非柱上之柎釋名云櫨在柱端顏注漢書亦云薄櫨柱上柎也

是櫨以指柱上之柎爲正解

棟謂之桴注屋櫨 按凡承檁之橫木京師曰檁子集韻棟音

木 吾鄉俗曰房條其屋脊居中者曰棟曰極曰危說文繫傳云

亦謂之危其餘曰桴說文桴棟名邵晉通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

日桴說文桴複屋棟也國藩按凡桴皆可名桴其在復屋者曰櫨曰望說文櫨桴也

釋名云櫨隱

也所以隱栢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
棟是櫨卽櫨也或謂之阿士昏禮鄭注阿棟也西京賦列栢
以布翼指櫨之小者言之荷棟桴而高驤指櫨之大者言之至
士昏禮訓阿爲櫨則指其地言之耳非累名爲阿也劉熙偶有
未察耳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穀梁釋文云方

曰桷圓曰椽國藩按北五省椽有方者有圓者吾鄉則以薄版
爲之名曰椽皮椽長者從棟直達於檐曰閱椽短者不能直達
於檐須換他椽續之曰交若吾鄉之椽皮則有三續四續者矣
檐謂之檣注屋栢邵晉涵曰栢又謂之宇士喪禮置於宇西
注宇栢也國藩按眾椽之頭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

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檐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檣曰

枯日櫻

釋名 柶，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柶，慢綿也。綿，連也。柶，頭之齊平也。國藩按，慢有二物：一爲塗牆之器，一爲榱頭之

本
曰
楮

說文櫛秦名屋檣也齊謂之櫛楚謂之櫛釋名櫛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

九歌薰櫓兮既張

曰櫨說文櫨櫨也櫨栲也徐鉉曰連櫨木在櫨之端者
曰爵頭釋名連櫨頭之木上入曰

爵頭也

實一物也凡檐之上皆曰宇鄭氏訓宇爲梠指其地

言之耳非謂椽端之木果名曰宇也邵氏失之

槩謂之闌
闌者門中所豎短木臬者植一直木以爲之表也

與櫟杙之在地者無別但櫟杙或有欹斜梲則正直耳

釋山 小山宮大山岌 此宮字與莊子德充符而王先王之

王字字法相同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邵氏曰冀之霍山與泰衡華恆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衡恆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恆嵩高漢初之五嶽也泰華霍恆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國藩按邵氏以此數語爲定論頗爲武斷釋畜騶蹏蹏善陞馱馱注騶蹏蹏如蹏而健上山秦時有騶蹏苑國藩按若以騶蹏爲獸名則蹏下當更重一蹏字蹏蹏與下枝蹏蹏爲一例郭注有兩蹏字是也若以騶爲獸名則讀騶爲句蹏蹏爲句李巡顏師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駁小顏未見其審

詁訓雜記

經典形容之字約有三端 一曰雙字 一曰駢字疊韻字

一曰單字 依依杲杲泄泄亦作譚譚見詩述聞沓沓亦作諧諧泯泯詩述聞

勢勢逸周書作芬芬騷騷折折鼎鼎縱縱此形容之用雙字者也窈窕

阿難倭遲踟躕此離判渙彊禦倉兄殿屎此形容之用駢字者

也檐如翼如勃如躡如退然檀弓隤然易賁然詩白駒儻然俛

然頽乎頽乎均禮記幘爾掣爾均考工記變彼倬彼瑟彼覲彼憬彼狄

彼於論於樂於皇於赫於鑠於昭於粲於緝熙均見詩有飮其香

有椒其馨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噉其飴有觶其角有饒簋殽

有侏棘乚有洌汎泉有覺其楹有墳其首有莘其尾有頗者弁

有截其所有實其猗有鶯其羽有厭其傑有倬其道有俶其城

有嘒其星有實其積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扁斯石有瀾濟盈
有鸞雉鳴有虔秉鉞有空大谷大風有隧庸鼓有斆會同有繹
萬舞有奕執事有恪海外有截旗旒有翩松桷有挺松桷有梟
閼宮有恤偉革有鴈下民有嚴籩豆有且旅楹有閑與夫伊嘏
文王假哉皇考之類皆形容之用單字者也

駢字異字同義者 逡遁 一曰逡循 曰蹲循 曰遵循 曰巡遁 曰

逡巡 曾賓谷之父 辨之甚詳 攬撫 十二諸侯年表 一曰拑撫 藝文志 曰攬撫 刑法志

曰攬撫 唐書柳環傳 阿那 洞簫賦 一曰阿娜 蘇詩論書 曰猗那 詩商頌 曰阿

難 詩關桑 曰猗儺 詩關桑王注楚辭即猗旒也 披離 哀郢 一曰被離 曰

此離 詩 曰被麗 甘泉賦 曰配黎 同上 汨約 遠遊 一曰矍鑠 曰綽約 曰

灼爍

婉蟪

魯靈光賦

一曰婉僇

上林賦

曰宛延

甘泉賦

曰婉蜒

上林賦

槃

散

平原君傳

散

一曰槃珊

史記相如傳

曰槃姍

漢書相如傳

曰蹢躅

上林賦

猗狔

上林賦

倭遲

上林賦

襄

一曰迺靡

曰猗柅

曰迟迟

曰施靡

均甘泉賦

曰旂泥

曰邈迤

容齋隨筆記之

倭遲

上林賦

襄

襄

一曰委蛇

曰委移

曰威遲

曰逶迤

曰斐遲

容齋隨筆記之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羊一曰儻

西京賦

曰方驤

思元賦

曰潢洋

九辨

曰相羊

離騷

曰常羊

漢禮

志

志

樂曰徜徉

芋眠

一曰芋綿

曰阡眠

曰翩綿

曰聯綿

鬱伊

一

崔

崔

崔

崔

日鬱邑

日於邑

日於悒

日荃悒

九辨

容裔

日淫裔

日容與

崔

崔

崔

崔

鬼一曰畏佳

日崔峯

日罪鬼

魯靈光賦

日嶧隗

日摧確

均甘泉賦

日歲

歲

歲

歲

歲

鬼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鬼一曰聳

魯靈光

日皓汗

上林賦

日皓汗

瓠子歌

蒙隴

一曰蒙隴

日蒙隴

日蒙隴

日蒙隴

日蒙隴

日蒙隴

盤桓易屯一日盤還投壺曰盤旋 壽張逸無一日軒張劉琨答盧湛詩曰侏

張揚雄國三老箴彷彿一日髮鬢幽通賦曰仿佛甘泉賦便娟南都賦一

曰嬋娟西京賦曰蟪蛄甘泉賦落魄一日落泊曰落拓 要眇一

曰幼妙曰幽眇 迢遞一日崒嶸魯靈光殿賦曰迢遞九成宮醴泉銘畔

援一日判渙曰泮渙 流離一日琉璃曰畱犁 參差一日參

差曰摻差 匍匐一日扶服曰復服原涉傳槃結後漢書南蠻傳一日

盤結曰蟠結 孟浪詳述聞通說一日莫絡曰摹略 擲揄一日邪

揄曰厥歎後漢書王霸傳憑噫長門賦並見經義述聞我庚維億下一日服億扁鵲傳曰

幅億氣滿也陳湯傳方注叱嗟史魯仲連傳一日叱咤史韓信傳曰猝嗟漢韓信傳

曰咄嗟 淺落莊子一日螻略甘泉賦大人賦曰嚙啗魏公子傳剡流思元賦

讀書錄卷二

圭

一曰周流

上林賦注非

曰摻流

甘泉賦

卷曲

莊首篇 一曰曲局

詩子髮曲局注

也局卷

曰蜷局

經騷

猶豫一曰猶與曰容與曰夷與

均見述聞通說

鏜

鞞

上林賦注

一曰闔鞞

撥刺

張弓見

一曰拔刺

布濩

上林賦注

一曰布

護

後漢西

商皇一曰適皇

思元賦

躑躅

一曰蹢躅

穀核

之初

一曰肴覈

班固答賓戲

屏顏一曰巉岩

首鼠一曰首施

西羌傳

彊禦一曰彊圉

離騷詳見詩述聞

要紹

西京賦

一曰僂紹

蚰

蟪

大人賦

一曰蚘蟪

魯靈光殿賦

崔錯

上林賦

一曰璫錯

魯靈光殿賦

蕭

森一曰箭簦

上林賦

俊茂

騷

一曰蓂楸

上林賦

齷齪

一曰握齪

萃蔡

子虛賦

一曰綷縻

籍田賦

徙倚一曰徙迤

洞簫賦

無閭一

日巫閭

跌宕一曰迭盪

思元賦

勿慮一曰無慮

扶疏一曰

扶蘇

旁薄一曰旁

驩虞一曰歡娛

江淹詩集

雍障一曰雖

障九

雞斯一曰拜纒

淵淡

甘泉賦

一曰汀澄

韓詩

殷麟一曰

隱麟

璘璠一曰璘玢

膠葛一曰膠轄

倬倬

甘泉賦

一曰差

池

愴怳

九

一曰倉兄

詩

一字略轉而異義者索居之索訓散索絢則義別矣離麗之麗

訓附別離則義別矣招攜之攜訓離攜手則義別矣亂臣之亂

訓治亂世則義別矣第厥豐草之第訓治道第不除則義別矣

我車既攻之攻訓善環而攻之則義別矣彊禦之禦訓守孰能

禦之則義別矣擾龍之擾訓馴擾亂則義別矣我且柔之矣之

柔訓服柔弱則義別矣天明畏之畏訓威聲畏天下則義別矣

又如來卽往詩通追來孝太史自序自今以來亦略轉而異義者也

經典顛倒字惟詩最多如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下上羊牛樂豈息偃孫子家邦鼎鼎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之類皆是書無逸之四三年祭義孟子之祿爵亦閒有之見於史者惟後漢王丹傳之墮嬾羊續傳之病利餘不多見

古今雅俗異同字 顧卽雇財以顧其攻 蹕卽舛賈卽但

讐卽惛同赫卽嚇 醉卽釋張儀傳 雍卽壅衡卽橫 薄卽

毫塞卽賽河渠 橫卽鬢鮑昱 隔堰卽埵皇甫 夾卽俠後漢東 釐

卽嫠校漢西 柳卽萑棺槨之飾 隊卽墜段注 溜卽雷左傳宣 音

夷傳

柳

萑

棺槨之飾

隊

墜

溜

雷

音

卽蔭左傳鹿死徧卽辨左傳定九年子言徧匡卽恒禮器喙卽腺

滴卽鎬功卽攻致卽緻令月填池卽奠撒弓

俚俗字有所本斗絕見後漢竇融傳什物見後漢宣秉傳什

器見鮑昱傳上司見楊震傳司官見陳寔傳底裏見竇融傳細

弱見杜林傳文書見鮑昱傳人事見章和八王及黃琬傳猶今

言應酬也小便見張湛傳及絕交書折見東夷傳折猶今言公館見

禮曾子問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如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

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卽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遽不陵節
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巘注陵升也皆升高之
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
也西京賦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爲京觀謂積
尸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衆也師亦衆也京則大也
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火烈
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雅旣阜以阜比穀之多也古歌可以
阜君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
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共墳燭
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

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太子也冢婦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大宰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邛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頤頤拂經於邛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以邛爲高也孟子得乎邛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邛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墳阜冢邛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天厚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並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而於墳冢邛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說文格木長兒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

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暘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

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賁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屯字格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傅燮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罔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

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迄無定論愚以爲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持有撐持之義焉杈枒森布猝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則無知此歧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漂嶢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

紀云諸將讐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拄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歧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申之義後人不知引申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久不明矣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槁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莊子篇中柴字皆取

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卽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按凡木之粗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槩粗言也東言賦注梗槩

不纖密也此粗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鄭
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
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
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諸字在後世以
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
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廢者棄也去也不用也而經典亦多用爲置公羊宣八年傳廢
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不去也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
室釋文廢置也廣雅小爾雅皆云廢置也古人屬文措字多有

旋相爲用之妙如亂字本訓變訓反而亦多訓治如皋陶謨曰亂而敬論語曰子有亂臣十人是也莠字本訓草穢塞路而亦訓治如生民篇莠厥豐草是也除字本訓除去除惡糞除皆以去之爲義而亦訓爲除授如詩曰何福不除是也凡茲之屬可以類推則屬文措字熟於古訓正爾變動不居矣

漢書賈誼傳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國藩嘗就屬字旁稽故訓說文云屬連也廣雅云屬續也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屬猶綴也莊子駢拇篇音義云屬謂屬著也合散者觀之則連屬之通義耳凡本爲一物則無所謂屬雖別爲二而仍聯爲一則謂之相屬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襄

謂子於父母形骸雖隔而氣則相屬屬文者謂以文字相連綴成章也史記屈賈傳云屈平屬草稾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稾云者謂平於此際草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稾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於禾之稿秆未甚整理云爾今人不察或稱屬草交朋中用屬草字者往往而有失之遠矣又禮記經解篇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屬猶合也謂此事與彼事相提而論此辭與

彼辭相合而觀或事同而辭異或辭同而事異而等差出焉褒貶見焉故曰春秋之敘辭者謂已成章句聖人之書法屬辭者此章與彼章合併而觀文者一字之稱屬者此字與彼字連續而成句今人或以屬字與屬文等視無復區別亦爲悞也

顧亭林先生爲音學五書據唐人以正宋代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判爲十部折衷一是可謂有條不紊矣然其間有不可強齊者如詩之興與音林爲韻戎與務父爲韻易之禽與窮終爲韻實與巽順爲韻之類顧氏亦宛轉其詞而不敢強通難解之結蓋多闕疑善學之君子宜如是也厥後江慎修永戴東原震段茂堂玉裁諸人遞相祖述其說日密其窒礙亦

日多至吾友河閒苗仙路夔爲說文聲讀表於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讀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於是以臆爲斷頗傷專輒於古無徵動成瑕疵偶記一則將以詒之

不也否也音也此三字者不則指事之字也否音則會意而兼形聲之字也先有不次有否又次有音此文字孳乳相生之次第也說文否从口从不亦聲音从丷从否否亦聲然則否音皆从不得聲矣顧亭林曰不字見于經者有不跌二音詳唐韻正不字然則否音之从不得聲者亦應有不跌二音不在支齊部跌在魚虞部否偏旁之在支齊部者如五旨之痞𩚑是从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不否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十虞之茅是从不有

趺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支齊者如十五灰之楷培穢陪陪陪陪陪是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九虞之髻劄劄結十姥之部是从不有趺音之類及者也凡从不从否从音之字或入魚虞部或入支齊部是亦可稽之經訓而不悖合之廣韻而不紊矣苗君則欲以不入魚虞部否入支齊部音入魚虞部加、於不字一畫之上而曰从、得聲擅改叔重不至二篆不一象天至一象地之義是一失也謂音無趺音遂於廣韻十虞之韻十一模之替十九侯之陪錯陪替髻九虞之髻劄結十姥之部四十五厚之陪陪劄劄陪勢將盡改音爲否數十百字悉指爲譌誤是一失也據漢碑之孤證謂不

上可以施、而於詩箋常棣之鄂不改、柎集韻十虞之柎重不
皆推之以不信是又一失也凡此皆欲強齊而一之過也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
本義也沒者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
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
沒入人財物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謂無故而
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
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
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

白素也又陳頴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
名也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爾朱
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
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
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國藩按白望謂無故
而獲譽望也今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
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
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
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
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謂無故而白致強大也

蕪城賦驚沙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古稱人皆有所指如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

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

人晉人楚人宋人衛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賢

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美人詩簡佳人通鑑曹子名之

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儉人奸人敝人邪人亂人見莊

無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

韓愈王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歷書曰疇人子弟

此承上文言明於歷算之人也通鑑魏紀典韋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

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雋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紀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曰內人尙能無人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歷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光武紀劉續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咸女爲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亦謂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能齊家失其義矣白衣

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爲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續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師傅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亭長掌故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

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

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

歐陽公送田晝序曰及衣白衣顧甯人日知錄引李泌衣白及

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

曰甲館漢書外戚傳曰甲第漢書張敖傳曰甲觀庾信哀江南賦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

墓曰丙殿漢書元后傳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

漢書東方朔傳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

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科而其實唯有乙科

明經以全通爲中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

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
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
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
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
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
帝是也有以爲算法者如句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丁高對
衝爲乙地平爲丙北極出地爲丁南極入地爲戊是也有以爲
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
丁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爲姓氏之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
朝崔盧皆稱甲族是也有以爲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安國傳齊宦者徐甲漢書

高五罪生甲禍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瑱神滅論等是也

有以記夜時之晚早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

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

一籌晉書趙王倫傳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

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區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史上

史記

今上本紀 孝武本紀自初卽位尤敬事鬼神以下至末皆封禪書之文決非褚先生所補也 孝武紀篇中於是字凡二十二見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後者文氣亦與於是字相承接太史公行文閒有氣不能濤舉處韓公故當勝之

三代世表 豈不偉哉 偉與詭同侂亦同猶云異也

律書 西至于注 注卽柳下文西至于弧弧狼卽井鬼西至

于濁濁卽畢北至于畱畱卽昂

歷書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如淳曰家業世
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韋昭曰疇類
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曰疇昔知星者也 按韋
孟說是也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本以田疇爲正訓而各載籍用
疇字多與儔通北海相景君碑英彥失疇議郎元賓碑朋疇宗
親此疇與儔通之證也儔類也書洪範不畀洪範九疇國策夫
物各有疇比比訓類也可知疇人爲同類相聚以明歷算之人
矣文選東哲補亡詩注云哲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則凡
同術相聚者皆得稱爲疇人又不僅推明歷算者也

平準書 平準卽管子輕重之法也唐劉晏亦用之

亨宏羊天乃雨 是時宏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
若宏羊業已亨殺者此太史公之褊衷耳

齊世家 殺之郭關 田氏之殺子我與孫綝殺諸葛恪略相
似

陳涉世家 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史
公亦自引爲已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
語故於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嚮慕卽於襄彊之楚呂臣
之楚景駒之楚黥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縷敘而不敢忽
外戚世家 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呂后末指明天命後薄后竇

后王后衛后亦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

楚元王世家 前兼敘羹頡侯及代王後兼敘趙王河閒王不
僅楚元王也

荆燕世家贊 豈不爲偉乎 王念孫說偉異也欒布傳西京
賦豈不詭哉詭亦異也劉澤以疏屬封王故歎其異

蕭相國世家 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却
皆從沒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
高潔也後人爲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

曹參世家 敘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邁往之氣足以舉
之也

留侯世家 觀從容言天下事甚眾數語則子長於子房事不
書者多矣敘留侯計畫亦不出戰國策士氣象未知子房尙有
進於此者否

陳丞相世家 陰謀奇計是陳平世家著重處末段及贊中點
出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於不平事多借以發抒以自鳴其鬱
抑此於絳侯父子下獄事卻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已不學守節
不遜二語責條侯故知子長自聞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
梁孝王世家 自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以下一氣噴薄而出
見梁王所以怨望欲爲不善者皆太后景帝有以啟之

五宗世家 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言無忌者蓋多近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敘述賢哲功臣之作抑所云瓦注賢於黃金也

伯夷傳 首段至文辭不少概見止言古來高節之士惟吳太伯伯夷可信許由務光之倫未經孔子論定者不可信第二段至怨邪非邪止言伯夷叔齊實事惟孔子之言可信傳及軼詩可信第三段至是邪非邪止言天道福善之說不足深信第四段至末言人貴後世之名不貴當時之榮因慨已不得附孔子以傳

管晏列傳 子長傷世無知己故感慕於鮑叔晏子之事特深

老莊韓非列傳 以申韓爲原於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固不能到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太史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爲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爲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爲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鳴其鬱耳非以此爲古來偉人計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司馬穰苴列傳 末敘高國之滅田齊之興文氣邁遠獨子長有此

孫子吳起列傳 傳言世傳孫臏兵法而贊言世俗稱十三篇
及吳起兵法則知臏兵法當時已無人稱道矣
伍子胥列傳 子胥以報怨而成為烈丈夫漁父之義專諸之
俠申包胥之乞師白公之報仇石乞之甘烹皆為烈字襯託出
光芒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
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商君列傳贊 贊最明允而深厚

蘇秦列傳贊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觀次其時序一語則知當日有並非蘇秦時事而附之於秦者

班固次東方朔傳指意亦頗類此

張儀列傳 子長最惡暴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之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之勢故張儀尤爲得計樗里子甘茂傳贊 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讀此等贊知子長胸中自具遠識

穰侯列傳 首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

少割而有質 少割者謂少割梁地也有質者謂取秦之質子也

白起王翦列傳贊 未爲精當言王翦之短尤非事實

孟子荀卿列傳 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
見得大意

魏公子列傳 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
自喜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爲趙將最久戰功最多故以廉頗爲
主敘藺相如趙奢父子皆以廉頗經緯其閒卽敘李牧亦插入
廉頗已入魏句此子長裁篇之本意也惟功績雖以廉頗爲最
而子長所佩仰者則以相如爲最故贊中專美相如且以廉藺
目其篇

田單列傳贊 魏武帝好以勁兵鍊騎畱於後故注孫子以後

出者爲奇兵實則孫子所謂正奇者非果以先出後出分也處女脫兔四語子長玩味極深敘趙奢李牧戰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中不獨贊歎田單爲然

魯仲連鄒陽列傳 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精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屈原賈生列傳 余嘗謂子長引屈原爲同調故敘屈原事散見於各篇中懷王入秦不返戰國天下之公憤而子長若引爲一人之私憤既數數著之矣此篇尤大聲疾呼低徊欲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聞之聞屈平作離騷

呂不韋列傳贊 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佞子長讀論

語別自有說

刺客列傳 聶政傳之後數行荆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自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 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敘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敘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敘出與伍被說淮南崩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贊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至固輕百姓力矣 始皇紀曰二十七年治馳道六國表曰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馳道止治直道築長城二事子長責其輕民力可謂定論

張耳陳餘列傳 子長尙黃老進游俠班孟堅譏之蓋實錄也
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及
此篇之述貫高皆是尙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
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
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
屣天下耳

魏豹彭越列傳贊 獨患無身耳 五字古來英雄所爭在此
子長烈士也故道得到

黔布列傳贊 以坑殺人爲首虐遂以身爲大僂此亦後世因
果之說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卽贊

端發自愛姬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厝意

淮陰侯列傳 彭城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京索之間
下魏破代而後漢輒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皋圍急而後漢王
至趙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於此等處
頗爲用意

韓王信盧綰列傳贊 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王
信盧綰陳豨皆計事不孰此句蓋兼三人者言之

田儋列傳 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敘次分明一絲
不紊筆力極騫舉也

樊鄴滕灌列傳 樊噲夏侯嬰皆沛人灌嬰雖非沛人而睢陽

去沛不遠且終身爲騎將與夏侯嬰終身爲太僕略相類三人同傳宜也酈商不入食其傳又不入傅靳等傳而列之此傳頗不可解 夏侯嬰傳太僕字凡十三見奉車字凡五見以兵車趣攻戰疾字凡四見灌嬰傳將騎兵凡九見

張丞相列傳 夾敘周昌趙堯任敖事與蒙恬傳夾敘趙高事機杼略相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畱酈生踵軍門上謁此一節應別行寫正傳中既載酈生誡騎士以進沛公踞牀洗足見之矣此又載酈生按劍以叱使者當時傳聞不一聊記於傳後以廣異聞又有傳酈生書者謂漢王定三秦至鞏洛酈生乃始

來見則贊中辨其非是

傳靳蒯成列傳 子長於當世豔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滿意常以不可知者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碌碌未有奇節依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鄴滕灌則曰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傳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亦曰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要歸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長褊衷不能忘情於功名故時時以命字置諸喉舌之間若仲尼則罕言命且不答南宮适羿皋禹稷之問茲其所以爲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智豈可專邪 此語是子長識力過人處

季布欒布列傳 狀季布季心欒布諸人俱有瑰瑋絕特之氣
贊中仍自寓不輕於一死之意子長跌宕自喜之概時時一發
露也

袁盎鼂錯列傳 宦者趙同嘗害盎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鬪
廷辱之使其毀不用 使其毀不用者謂廷辱之後趙談雖進
毀言文帝將不聽用也

贊 鼂錯隋直刻深袁盎天姿亦頗近之故兩人相忌嫉特深
子長以好聲矜賢譏盎亦互文見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
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季布欒布袁盎鼂錯皆激烈隋直

非和平之器張馮爲得其平故引書洪範贊之

萬石張叔列傳 子長生平風旨不與萬石建陵諸人相近而此傳曲盡情態亦自具有大度後世卿相老成醇謹者託義於此則有所摹擬而爲之爲文者亦純事摹擬矣

田叔列傳 不別爲貫高立傳而別爲田叔立傳子長與任安田仁善也

扁鵲倉公列傳 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貨殖等事無所不載初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爲例或反引班范以後之例而譏繩太史公皆失之矣

吳王濞列傳 先敘太子爭博鼂錯削地詳致反之由次敘吳

誂膠西膠西約五國詳約從之狀次敘下令國中遺書諸侯詳聲勢之大次敘鼂錯紿誅袁盎出使詳息兵之策次敘條侯出師鄧都尉獻謀詳破吳之計次敘田祿伯奇道桓將軍疾西詳專智之失六者皆詳矣獨於吳軍之敗不詳敘但於周丘戰勝之時聞吳王敗走而已此亦可悟爲文詳略之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 武安之勢力盛時雖以魏其之貴戚元功而無如之何灌夫之強力盛氣而無如之何廷臣內史等心非之而無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無如之何子長深惡勢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敘之沈痛如此 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財事此

亦如畫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

韓長孺列傳 壺遂田仁皆與子長深交故敘梁趙諸臣多親

切

李將軍列傳 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
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
塞事敘於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沈
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匈奴列傳贊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
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敘武帝時事不實不

盡故贊首數語云爾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霍去病傳右衛而左霍猶魏其武安
傳右寶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風刺矣霍則風刺更甚句
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偏驚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平津亦賢相而太史公屢非刺之蓋子長
編衷於汲黯董仲舒既所心折卽郭解主父偃亦所深許遂不
能不惡平津耳

南越尉陀列傳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五世九十三歲越國必有善政趙光趙定居翁之屬漢必有事
實茲皆不書略人之所詳也太后之淫亂置酒之坐次詳人所

略也故知記事之文宜講翦裁之法

東越列傳 莊助發郡國之兵不從田蚡計楊僕韓說等之三
道並進居股多軍之封侯俱足發明武帝之英風俊采特不於
贊中揭出耳

朝鮮列傳 事緒繁多敘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之潔也

西南夷列傳 通二方置七郡敘次先後最爲明晰

司馬相如列傳贊 漢書春秋二字上有司馬遷稱四字蓋自

春秋推見至隱下至風諫何異司馬遷之言也自靡麗之賦下
至不已虧乎止揚雄之言也後人將漢書論贊羣入史記內太
史公而引揚雄之言遂不可讀矣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既造謀徙民朔方以怨其民興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以怨其諸侯則所以爲淮南反計者亦甚深至前此所爲雅辭引漢之美者當不可盡信也太史公素惡丞相弘廷尉湯故欲曲貸伍被或不無增飾於其閒耳

循吏列傳

循吏者法立令行識大體而已後世之稱循吏者專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與太史公此傳之本意不倫汲鄭列傳 汲黯傳處處以公孫宏張湯相提並論此太史公平生好惡之所在景武閒人才以此傳爲線索

儒林列傳

子長最不滿於公孫宏風刺之屢矣此篇錄公孫宏奏疏之著於功令者則曰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歎於轅

固生則曰公孫宏側目視固於董仲舒則曰公孫宏希世用事於胡毋生則曰公孫宏亦頗受焉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宏子長既薄其學又醜其行故徧衷時時一發露也

酷吏列傳 通首以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爲主序中天下之網嘗密數行指秦言之卽以諷武帝時也

大宛列傳 前敘諸國從張騫口中述出最爲朗暢後敘兩次伐宛亦極雄偉中間敘烏孫和親及西北外國之俗筆力尙未騫舉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 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出此初郡 初郡者初置之郡

游俠列傳 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覓其鍼線之蹟

佞幸列傳 以本朝臣子而歷敘諸帝幸臣此王允所謂諂書也

滑稽列傳序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言不特六藝有益於治世卽滑稽之談言微中亦有裨於治道也

日者列傳 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此篇與東方朔諸文略相類

龜策列傳 褚先生在長安求之不得故後世皆知此傳爲僞貨殖列傳 自桑孔輩出當時之弊天子與民爭利平準書議上之政貨殖傳議下之俗上下交征利孟子列傳序所爲廢書而歎也中惟家貧親老數行是子長自傷之辭餘則姚惜抱之論得之

太史公自序 論六家要指卽太史公遷之學術也託諸其父談之詞耳姚惜抱以爲其父之辭蓋失之

上大夫壺遂曰 設爲壺遂問答卽解嘲賓戲進學解之意

漢書

景帝紀 元年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故官屬及所將所監所治而獨無所行者故時巡行之處其官屬未必更送財物也僅奪爵爲士伍而不以坐臧爲盜論者前任之官其罰稍輕於現任也 所將謂所攜以自隨之人也若將雛將子將軍之將

武帝紀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自此以前雖皆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皆稱冬十月冬十一月冬十二月

春正月未嘗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蓋漢初稱建亥月爲正而班氏追改之故師古曰史追正其月名

宣帝紀 地節四年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掠辜而死一端也飢寒而瘦死一端也師古分作三端蓋失之下文掠筰若瘦死者亦只二端

天文志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 維者謂周圍如圍若鼉星天津天錢天壘城天苑之類句者謂其末如鉤若天鉤卷舌天譏大陵積尸之類維者欲圍不欲散句者欲曲不欲伸否則地動不專指極後之四星與斗杓後之三

星言

五行志 言之不從從順也 貌之不恭傳曰之下有說曰此
言不從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 視之不明句上當有說曰二字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至繼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
以上六事皆禽鳥視之不明當有羸蟲之孽此羽蟲六事不知

何以列入

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思心之不睿上應
有說曰二字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 皇之不極句上亦應有說曰二
字

地理志

京兆尹南陵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

子孫視讀曰示

視讀曰示師古不應自爲作音疑有誤也

溝洫志

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國

藩按洛水此今之北洛水也中隔渭水不知何以能至商顏

陳勝傳

行收兵 行收兵云者且行且收兵也

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 田儋立爲

齊王之時未嘗請命於陳勝故云

項籍傳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國

藩按適主也本毛傳之訓然經典中如誰適爲容奚其適歸莫
適爲主我安適歸矣吾誰適從等語皆詞氣相類若皆訓爲主

則莫適爲主當訓爲莫主爲主矣若各處望文立訓參差互異則古書之例又不爾也適蓋願安之詞孟子云寡人願安承教謂心願而意安之也莊子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亦願而安之也如上所引五語及此無適用皆可以願安之意通之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闕以市於齊國藩按師古訓市字極精當矣然以市於齊四字乃兼楚趙言之本求齊出兵俱西者楚也若楚自殺假又令趙殺角闕是賣此三人以買齊兵也今皆不殺是不以此三人市齊之兵也不得專指角闕

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期山東爲三處云者本由山上四面分馳而下旣下則皆聚會於山之東面也分爲三處者爲疑陳使漢兵不知羽所在猝不敢前也皆會於東者東面濱大江甚近將渡江也

贊曰賈生之過秦曰 史記錄賈生過秦三篇於秦本紀後賈生本爲秦而作也班氏錄過秦一篇於此則似專爲贊陳勝而錄之同一錄賈生文而意各有當也

張耳陳餘傳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呂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 呂讀曰已張大楚謂張而大之也不宜以大楚連讀

餘曰吾顧呂無益 顧猶特也本傳顧其勢初定吾顧呂無益

顧爲王實不反皆宜作特字解漢書中此等顧字甚多王念孫皆作特字解師古訓爲思念皆失之

韓信傳 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 國士謂其才

智足伏一國也又等而上之則曰天下士管仲天下才是也莊子此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義與國士天下士同師古注失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 其實不能云者雖名爲數萬實尙不滿數萬也

彭越傳 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 還歸歸彭城也

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者謂雖爲魏相國而

兵事不由魏豹調遣越得專主之也

燕王澤傳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澤 莊子天運篇以奸者七十二君奸求也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弗與矣者怨望之詞言旣得金去遂不復顧我矣猶饑則依人飽則颺去也厥後田生以計爲澤求得封王以明身雖不在澤所而無日不爲澤畫策報恩之深也

吳王濞傳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自行而踐更者定例也出錢而過更者寬政也過更者旣選寬政矣而踐更者又予之以傭直是富者出錢而不自行貧者

雖自行而得備資此吳王之欲得民心也服說是晉說非也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
地而已言楚趙王削地之罪不至於膠西王賣爵之罪之甚
楚趙尙削地則膠西恐不止於削地而已言其當滅國也此以
危言怖膠西王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注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
漢中平定呂訖使報南越也國藩按師古說非也長沙以北
西走蜀漢中地方數千里此非幼弱之長沙王子所能定也南
越是時最强盛故吳王以此屬南越王長沙與南越相直王子
可爲內應故曰因王子也告越者言已將此指告南越矣

削奪之地 之疑作封

楚元王傳 德厚寬好施生 易曰天施地生此施生字之所

本也

劉向傳 民萌何以勸勉 萌與眊同力田之民曰眊

用紕絮新陳漆其間 陳施也以石爲槨又以紕絮斲糜爛

而施漆於其間猶今世之以簣灰和漆封棺口也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其高可隱謂人隔墳而立可隱肘也不

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

石槨爲游館 游館以石爲離宮別館於地下

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

上封事諫曰 秦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誼後推匡劉賈誼以才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爲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周浹而出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行汙而寄治 汙亂也寄亦託也行本汙亂而託爲澄治

根垂地中 垂當作甬甬與插同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指明梓柱之微果爲王氏篡

漢之兆向之忠直出於至誠故其道可以前知讀至王劉不竝立等語至今如覩其涕泣之狀如聞其嗚咽之聲

劉歆傳 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 曰萌芽曰頗出言不完不備也

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詩或以相合而成書或以後得而集亦言其不完不備也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內者祕府之藏也外者柏公賁公庸生之學也兩者皆同故曰相應

季布傳 布之官辯士曹邺生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謂作爲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愚按招權歸已劉說是也其訓顧曰念非也本書量錯傳注顧
讎也後漢桓帝紀注顧酬也曰讎曰酬云者皆謂此有所往彼
有所反無德不報之謂也曹邨生既招權歸已矣因以其權轉
而假人人乃以金錢報之我以權往人以金錢反故曰顧也後
世有曰招權市利者義正與此相同謂既招得貴人之權歸已
因轉而以權假人人卽以利報我故曰市利也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顧反也師古訓念非也
齊悼惠王傳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乃
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
父直謂王肥耳 國藩按劉說是也古人謂孫及兄弟之子兄

弟之孫及他年輩幼小者皆可稱兒子本傳下文云齊王自以
兒子年少可證

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丈人尊長之稱謂
先告家長而後往救火猶先讀詔命而後靖諸呂之難也史記
作大人亦謂家長也

贊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愚按附益亦解在諸侯王表師
古於表解云背正法而厚於私家於傳解云欲增益諸侯王自
相矛盾

蕭何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 劉攽曰此句先題目
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辦之愚按劉說

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爲然何給泗水卒史卽泗水郡之從事也

曹參傳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 度之師古讀爲大各反則是以爲籌度之度也度人復欲有言則又從而飲之酒是度之之字爲羨文矣國藩按度之史記作閒之義相同也猶曰頃之曰少閒曰少頃耳

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宦胡治乎 胡治云者謂在家幹治何事諷其咎子也不便面責以無罪咎子之咎乃詰以在家幹治何事云耳

王陵傳 史記王陵周勃等事皆列入陳平世家中始平曰以

下我多陰謀云云接上文何坐略人妻棄市皆陳平事也漢書別分爲王陵傳以周勃陳平問獄訟錢穀事闌入陵傳已失其義矣而何坐略人妻棄市之下始平曰之上又闌入王陵審食其後嗣一段遂使審平與陳平之名混淆

周勃傳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 盧綰起事至微薄未嘗置丞相之官而其尊貴略如漢之丞相故曰抵丞相也

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 仆者棄兵衛於地也罷者散去也左右皆執兵衛少帝者故滕公令其仆兵而各散去師古訓頓未安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 滕公以

少帝非劉氏不當立不以少帝爲君故稱之曰足下謁者不知少帝已廢代王已立不以代王爲君故亦稱曰足下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注設馘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憾之也師古注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上有豈不二字按孟注恨讀爲很違也說文很不服從也一曰輶也漢書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文夏侯常連恨勝兩恨字皆當讀爲違戾之很此孟注云嫌恨之也者言明示以不足滿於君所之意嫌有意與亞夫相違戾也

樊噲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愚按中酒之中當讀如字文

選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郭注中半也此中酒之中亦當訓爲半也師古音竹仲反解爲不醉不醒失之矣凡竹仲反之中有兩義皆從射中之中引伸而得射有用之於禮射者則以中爲合度有用之於克敵者則以中爲殺傷從合度之義而引伸之則中訓爲得也應也合也當也如封禪書與王不相中是中訓爲得禮記律中太簇是中訓爲應穆天子傳味中糜胃而滑是中訓爲合司馬遷傳其聲中其實者是中訓爲當凡此皆從射以中爲合度而引伸之者也從殺傷之義而引伸之則如趙王彭祖傳云持詭辨以中人何武傳欲以吏事中商之類皆從射者以矢傷人而引伸之者也中酒之中亦從矢傷人之義而引

伸之謂酒力足以傷人之生伐人之性如受中傷於矢耳師古訓中酒爲不醒不醉抑又非也

夏侯嬰傳 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 愚按重難也坐傷人則罹刑罰故高祖難之

高祖初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 嬰自高祖

初爲沛公時卽爲太僕常奉車及至事孝惠呂后孝文終身皆

爲太僕奉車也故史記歷歷數之或曰以太僕奉車或曰復常

奉車或曰因復奉車或曰以太僕從擊某或曰以太僕擊某終

高祖之世凡十一見而於末總之曰嬰自上初起常爲太僕竟

高祖崩其後又四見合之凡十五見雖史公磊落自喜不厭其

複然究嫌煩贅也漢書刪去八處僅七見可謂得體然獨於從
攻定南陽之上著因奉車三字殊爲不類又於號昭平侯之下
著復爲太僕四字亦爲自亂其例嬰自始至終固無日不爲太
僕所有攻戰之功固無一不因奉車以從也

傳寬傳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韓信破齊
之時曹參以左丞相屬焉寬之破歷下擊田解固隸屬信之麾
下其殘博時雖專屬參猶不出信之麾下也蓋參是時若次將
尙屬信耳

周昌傳 趙人方與公 秦漢閒尊稱人多曰公有以官名稱
公者如曹參傳中之秦監公是也有以土人稱公者如高祖爲

沛公膠西有蓋公是也有以縣令稱公者如曹參爲戚令曰戚公夏侯嬰爲滕令曰滕公王武爲柘公是也此方與公亦以縣令而尊稱之耳孟說非也

任敖傳 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史記周昌任敖申屠嘉皆附入張蒼列傳中通首以蒼爲主而以昌敖等事緯之漢書旣各爲標目昌與敖各爲立傳矣而乃以蒼事入敖傳中斯爲不倫

申屠嘉傳 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爲錯所賣師古訓先斬而後奏是以迺請之屬上爲一句讀今按當斷爲二句言悔不先斬而乃先請出於下策致爲所賣也史記作乃

先請之是分爲二句矣

贊 張蒼文好律歷 師古訓爲名好律歷殊爲不詞今按好者學字之誤史記本作文學律歷漢書偶有譌字師古不及糾正之耳

酈食其傳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當云爲里監門吏班固書誤倒寫然字於吏字上史記不誤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 愚按或本是也此涉下殺義帝之負句而誤耳史記無負字

陸賈傳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溷女爲也 史記云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母久溷公爲也國藩按他客謂親族僚友也數見不鮮二語賈與他客約之辭上文六語賈與其五子約之辭與五子約稱曰女與他客約稱曰公區以別矣孟堅改爲數擊鮮母久溷女二語並此亦似與五子約之辭此孟堅未深究子長之文義而改之也又過他客不過再三過者賈常傳食於其子故無暇過他客也孟堅改爲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似賈在他客處往來之時多而其諸子處反僅再過矣此又與子長之文意相戾也

淮南厲王傳 而殺列侯以自爲名 自爲名者自以爲報母
仇以孝爲名也

大王欲屬國爲布衣 屬國云者以國屬之人而不復欲自有
之也

衡山王傳 王日夜求壯士於周邛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 按數稱引吳楚
反時計畫約束者壯士等之所稱引也衡山王非敢以下而有
之以上皆壯士等私相計畫之辭淮南已西云者言淮南王起
兵西入長安則衡山王發兵定江淮閒據淮南王之地而有之

淮南朝發則衡山夕起庶不爲淮南王所并也所望不過如是而已

伍被傳 須士卒休乃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呂賞賜 軍罷二字若屬上句讀則無義可尋若屬下句讀則踰河之處不必適在軍罷時也此處當有二飲字文云穿井得水飲軍罷乃敢飲轉寫脫一飲字又誤置軍罷二字於上耳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很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誼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

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天下勞苦有閒矣 有閒謂有隙可乘也如說是師古失之孟子曰連得閒矣文氣略同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史記作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至如伍被之說如此其難耳漢書少一爲字義與史記同師古之解非也

周仁傳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劉奉世曰袴非

小袴能藉則近潔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
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 愚按劉說常袴不洗濯是也其
說人惡遠之非也仁之衣弊衣溺袴言其不好修飾不事容悅
也溺者甚之之詞猶曰不澣云耳以其慎密質樸是以得幸雖
後宮祕戲亦得在旁取其謹愿之至不漏洩禁中褻語非取其
垢汙而爲人所惡遠遂與宦者同視也劉說蓋爲張說所誤亦
陋甚也

賈誼傳 弔屈原賦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自
鳳縹縹其高逝兮至篇末皆責屈原不能引身遠遁自取尤辱
其切責之乃所以深痛之也師古之說非是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奏疏以漢人爲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爲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尙非賈子全文賈生爲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澈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爲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卽人人所能解也卽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黥布彭越韓信張敖盧綰陳豨六七公猶

今日稱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張洛利苗沛霖畝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絳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傳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又以用字而論其用厝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虞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亶字猶今日用但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冀倖也其用險字猶今日用踰字也其用縣字猶今日用懸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斷無不共諭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首尾衡決 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

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爲去聲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 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樹獨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 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興居皆謀反也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邠 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爲東帝也 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也

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
席猶曰憑藉也

動一親戚 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

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 在讀如纔猶曰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
之 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猶今云入官也仍當移徙
界址歸入侯國境內待封其子孫時全數還之

一二指擗身慮亡聊 擗集韻類篇竝云牽制也一二指擗云
者謂偶然有所指或有所牽制也慮猶云大抵也謂脛與指大
指平居不可屈伸偶然牽動則周身大抵皆痛甚亡聊矣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斥遠也候候伺也斥候猶今之放哨者也

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 漢之匈奴南北二千里東西五千里而曰不過抵漢一大縣此賈生閱歷之淺也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典屬國之官專主外國事後蘇武嘗爲之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 偏諸卽牙條今之闌干縷子之屬近之

縷以偏諸 偏諸卽縷子縷謂縫於衣之領緣也

其慈子耆利 慈子耆利猶云溺愛貪利

遂利不耳 利不耳卽利否耳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以刑法與禮教層層比較勸漢帝宜學周不宜學秦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故賈生以此譏之

夫將爲我危 夫猶彼也左傳則夫致死焉亦謂彼致死也故可託以不御之權 不御之權謂全授以權柄不復制御之也

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 卒破

七國言誼策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其言果應也厲
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言誼策淮南四子爲父報仇其言果應
也

袁盎傳 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 古稱尊長
多曰君自稱多曰臣此君眾辱之是稱其叔父曰君也王章傳
我君素剛是稱其父曰君也秦漢閒談說之際自稱曰臣者不
可枚舉

鼂錯傳 曰便爲之 猶云以暇時爲之也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
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

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云云又曰
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
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 按清光卽才智也莫能望謂遠不能及也五帝才知過於
其臣則自親政事三王才知與臣相等則共謀政事五伯才知
不及其臣則以政事委任臣下鼂錯之意以當時盜則不衰邊
竟未安文帝之才知旣不足以濟事而諸臣之才知反不能望
文帝之清光是臣下亦不足以備任使也則政事必有闕遺而
不舉者矣錯自度其才知過於文帝又遠過於在廷諸臣隱在
以五伯之佐自命欲帝之舉國而任已也故以對詔策中悉陳

其志母有所隱二語

神明不遺賢聖不廢謂神明之所照者無遺棄之事賢聖之所通者無廢闕之端師古說非也賢謂過人之智聖謂通明之才不必皆成德而後稱曰賢曰聖也

錯父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固也云者言乃父所責固當師古訓非也

汲黯傳 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 鹵獲得匈奴之財也因與之亦賜從軍死者之家也

竇嬰傳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 凡與

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酷吏傳周陽由以宗室任爲郎謂其父趙兼爲淮南王之舅與國爲戚屬也本傳後文廷辨時史記曰俱外家宗室故廷辨之亦謂外家爲宗室也

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 財猶曰少也王念孫解財察財幸財畱念等語其說甚詳

灌夫傳 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與語言者卽蚡爲太尉時迎淮南王於霸上相對之語言也

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避席者一身去位離席而起立也膝席者半身已起立其半尙膝倚於席也

韓安國傳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
牧爲業弧弓旻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
廢耕織臣支胡之常事其藝不相權也 胡旻獵逐徙以用兵
爲常漢久廢耕織以用兵爲變以變而支常故輕重不鈞
江都易王傳 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 下神猶
云降神迎之而使來臨也

廣川惠王傳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 畫望卿舍謂
作畫於望卿之室也

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 前云會諸姬謂去與昭信擊
二王令諸姬皆會而觀之也此云從諸姬謂去與昭信擊望卿

令諸姬皆從而觀之也

常山憲王傳 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自言訟訴也下皆獄辭

李廣傳 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 將兵屯田胡來則出擊二者皆邊太守之事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宋祁曰浙本及越本竝無罷字 罷歸二字當爲句

廣從弟李蔡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 集韻率計數之名凡言大率者猶云大數也中率猶云中程中科謂有一定之程課一定之科則也上

文云中首虜率此云中率封侯皆謂其功合於漢家科程也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 書中所載仍令廣從食其出東道書若今之札飭

李陵傳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 愚按徒徒步也棄車而徒斬其車輻持以爲兵
也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
求道徑還歸 天命不遂下當更有二語云姑隱忍不死少畱
匈奴中下乃云後求道徑還歸詞意乃備漢書多簡字簡語往

備也

襃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排排揚施戍削蜚纖垂髻
襃積至谿谷三句粉粉至垂髻三句皆下二句用韻

舞干戚 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畱悲世俗之
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 前六句總以輕舉遠游四字爲一賦
之指

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 以上游行至是始止息也
壹止云者如鳥之飛歛然而止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 可考於今謂奇絕之功迹至今猶可考見者言自古莫盛於成周然周亦未有奇絕功迹猶且封禪也豈有漢之功迹奇絕如此尙吝於封禪哉

於是大司馬進曰 大司馬之位號武帝特置以寵衛霍者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濟猶度也越也竝時而榮猶當時則榮越世則屈絕無稱也

以浸黎民 浸言澤潤也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猶兼若猶復之謂也既舉其事猶復著之藝文以垂後世也

不已戲乎 猶云不太輕視也如乎

張騫傳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以下皆言漢使至西域往來不絕事皆史記大宛列傳內之文此錄入張騫傳不可解又末段亦大宛傳之文明所以伐宛之由茲入騫傳失之末又忽入騫孫猛云云亦未當也

李廣利傳 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史記作以空其城徐廣曰言空者令城內渴乏此言遣水工備至宛時徙水道之用下文決其水源移之乃其事也

司馬遷傳 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蘇林曰而猶如也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

燕刺王旦傳 王曰老虜曹爲事當族 老虜曹謂上官桀輩

也旦怨桀等謀事不臧自取族滅也

廣陵厲王胥傳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下我云者神降而見於我前也

歌曰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 二卿謂廷尉大鴻臚也亭驛謂駐於驛館也此以千里馬喻二卿也 國藩按此語極狀其急言命在須臾不能少待之意不必指二卿也

昌邑哀王傳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關外馳道北 且至將至也是闕遂遙望東闕而指稱之辭下文曰到者至闕也

嚴助傳 大爲發興遣兩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淮南王安收養文士著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著呂覽
一書也此篇益亦入公輩所爲陳義甚高摘辭居要無淮南子
亢蔓之弊班史載入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
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爲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
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天下攝然 攝者收斂之意攝然猶安然也

輿輶而隄頌 頌卽嶺字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東皆共此
嶺古嶺內爲中國嶺外爲百越今之嶺內爲湖南江西浙西三
省嶺外則黔廣閩浙五省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暴露謂骨霑漬謂血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 今湖南之郴州河江西之贛州河皆領水也此領水當指建昌河廣信河言之故下文言至餘干界中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不能卽不耐也猶今言不服水土

陞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來同徠內同納謂招徠收納之也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山東之難謂秦二世時陳涉等作難皆在太行山以東也 如使越人蒙死徼倖 蒙死猶冒死也徼倖越人自知不能勝中國而徼求幸勝也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聞之屬上句
讀言既聞之矣

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言
王所居既遠而漢廷之事又薄遽不及與王往反熟計以抵和
同也

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後農時謂以兵事稽之而失農時
也急罷屯則不稽矣

賈捐之傳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
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爲郡久矣今背

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捐之對曰 賈君房在當世有文名故楊興曰君房下筆語言
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好讀罷珠
厓對大抵西漢之文氣味深厚音調鏗鏘迥非後世可及固由
其措辭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幹
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尙德緩刑書非獨文辭超前絕後卽說理
亦與六經同風已

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本一年供役一次因天下民多
故三年僅供一役也事卽役也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古文中

五字句極少此連用四句聲調悲壯可歌可泣 亭鄣邊塞屯
宿之所猶今城上之更柵也

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珠厓隔海卽今之瓊州也故曰擠
之大海之中

興曰縣官嘗言興療辭大夫我易助也 我易助云者謂天子
旣許我愈辭大夫是天子已器我矣若更得旁人一言之薦則
天子必從故易助也

楊敞傳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糞數者也 言鼠已不見於
穴矣而又銜糞數則愈以自妨終不爲世所容耳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 謂富平

言金卷三
既不肯爲我廢前語則當直言證實我必得族罪矣但此次我戒飭富平之語母得再泄令太僕聞之更與前事參伍相亂彌增罪狀也母泄憚語云者謂此次戒飭富平勿證實之語非謂前番奔車抵殿門昭帝崩之語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 車千秋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鹽鉄之議興焉傳未明鹽鉄之議云何故於贊申明之

成同類長同行 同類者則順成之同行者則比長之長猶長君之惡之長

楊王孫傳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 終生猶曰畢生曰一生曰

終身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終